（清）國文期中

(天使)

老天終究還是  分派了一個天使給我

黑暗夜，死蔭的幽谷

你前來。周身的光華 使我暖和

沒有一隻羊會被虧待，即使 是離群的

在廣漠的草原 天使緊緊挨著我

我便擁有了 十四萬燭光的幸福

(乞丐)  乞丐不被人所接受的悲劇

我走在黑暗的小巷 沒有人看我一眼

我蹲在閃爍的陽光下 沒有人看我一眼

我躺在公園的椅子上 沒有人看我一眼

我暴斃在一家店舖的門口 卻吸引成群看熱鬧的人

(咬舌詩)

在作品當中使用了國台語交雜的語言。

裡面運用了許多當時台灣人民日常生活會遭遇到的事物：六合彩、歌仔戲......

中西交雜的事物對比：吃不盡漢堡牛排豬腳雞腿鴨賞

(獸) 老師如何的費盡口舌；如何形容其特色；但是學生還是不解，直到老師「變身」為一隻真正的獸，讓他們看到一個形體才能瞭解。

我在暗綠的黑板上寫了一隻字「獸」，加上注音「ㄕㄡˋ」，轉身面向全班的小學生，開始教這個字。

教了一整個上午，費盡心血，他們仍然不懂，只是一直瞪著我，我苦惱極了。

背後的黑板是暗綠色的叢林，白白的粉筆字「獸」蹲伏在黑皮上，向我咆哮，

我拿起板擦，欲將牠擦掉，牠卻奔入叢林裏，我追進去，四處奔尋，一直到白白的粉筆屑落滿了講臺上。

我從黑板裏奔出來，站在講臺上，衣服被獸爪撕破，指甲裏有血跡，耳朵裏有蟲聲，低頭一看，令我不能置信，

我竟變成四隻腳而全身生毛的脊椎動物，我吼著：「這就是獸！這就是獸！」小學生們都嚇哭了。

(長頸鹿) 詩人以長頸鹿來比擬囚犯的心路歷程，生動的描寫出他們被困在監獄裡的無奈和煎熬

那個年輕的獄卒發覺囚犯們每次體格檢查時身長的逐月增加都是在脖子之後，

他報告典獄長說：「長官，窗子太高了！」而他得到的回答卻是：「不，他們瞻望歲月。」

(父後七日)

在地人才看得懂，片中很多的笑料，取材自非常獨有的文化，只是《父後七日》用的是喪葬文化

開始時，爸爸就已經過世了，我們沒有機會認識這個人，只有從後來子女的一些回憶中，去看他的人生片段。

在不斷搞笑的時候，會突然再切入現實，很妙的是，《父後七日》真的能讓你的情緒馬上轉換。

男護士取出工具，抬手看錶，來！大家對一下時喔，17點35分好不好？

好不好？我們能說什麼？

好。我們說好。我們竟然說好。

他說，台號特別號是53咧。大家拍大腿懊悔，怎沒想到要簽？可能，

潛意識裡，53，對我們還是太難接受的數字，我們太不願意再記起，你走的時候，只是53歲。